

“第一法官”所知道的抓捕江青的真实经过

1



王文正 口述 沈国凡 采访
新华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王文正是全国唯一一位从头到尾参加了北京、上海这两场关系到共和国前途与命运大审判的法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法官”。

这是一部由他亲自口述的史实，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审判时的真实历史情况，以及特别法庭内外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以此还原历史情形，让世人了解真相。

纪实文学

江青显得对这一天早有准备

我在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前后，曾听到过许多关于抓捕“四人帮”的情况，特别是江青被捕，人们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负责执行任务的张耀祠是提着手枪冲进去的；有人说当时江青听到宣布后，就倒在地上打滚，不肯站起来；有人说江青想反抗，同时还指责去抓她的人；更有人的书刊上将此事描写得如同传奇一般，说是江青听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的宣读后，“忽”地跳下床，手指向张耀祠，横眉瞪眼骂道：“滚！你给我滚出去！警卫员！来人哪！快来人哪！”接着江青又指责这是在“搞阴谋，搞政变”，并抓起床头的一只瓷瓶，奋力朝张耀祠砸去。张耀祠闪身躲过，猛扑过去一把将她按住……

从我参加对“四人帮”预审和审判前后所了解到的情况，以及看到的相关材料，却完全不是这样。当时负责拘捕江青的张耀祠穿便服，没有带手枪。行动小组的人员穿军装，但也都未带任何武器。张耀祠仅带着几名行动小组人员，来到江青所住的万寿路二零一号住处。

由于张耀祠多年来一直负责中南海的安全警卫工作，警卫人员同他很熟，当他出现在江青的住处时，两名警卫人员并没有进行阻拦。张耀祠命令行动小组人员缴了两名警卫员的枪。

这突然的行动，使两名警卫员不知发生了什么，就笑着问：“张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呀？”

江青吃完晚饭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休息，见张耀祠进来，像平时一样只向他点点头。

毛泽东主席生病期间，张耀祠是经常来这里的，这次江青没有想到的是，张耀祠站在她的面

前，很严肃地向她说了一段令她吃惊的话：“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

此时的江青并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向张耀祠扔瓷器，而是仍坐在沙发上，双目怒视着张耀祠，然后才慢慢地站起来，板着一张脸，从腰上取下一串钥匙，轻轻地扭开保险柜，从里面取出一只牛皮信封，看了看，再找来一支铅笔，在封面上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将钥匙放在信封里面，并将信封用封条封好。

从这些行动可以看得出来，江青对这一天是有了一定准备的。

江青被逮捕时并没有做任何反抗，她显得很平静，后被押送到中南海一个秘密的地下室，去时并没有换车，坐的仍然是自己过去的那辆轿车。

我所知道的震惊中外的抓捕江青的行动，就是这样平淡，这样毫无一点惊心动魄之处。

神秘的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领导筹建的。他哪里想到，在“文革”中不但自己遭受残酷迫害被监禁，而且妻子郝治平竟被关进了这座由他一手兴建起来的监狱。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这座秘密监狱建于1958年，因为建在秦城，所以称秦城监狱。它位于燕山南麓，除了朝南的方向是一马平川之外，三面全是险峰峻岭，连绵相接，如同一把钳子，将这山下的监狱牢牢地钳住。山岭上树木葱郁，隐约可见古城的断壁残垣，蛇形环绕着山岭。鉴于当时国民党的许多战犯和美蒋特务都被分散关在北京的一些监狱里，一来不便于统一管理，二来审讯时也不

太方便，因此第一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决定修这座监狱，将这些犯人集中关押起来。当时有四个监区，四百间监房，各种与此相配套的设施也一应俱全。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看着一批批被迫害的“牛鬼蛇神”无处关押，林彪、“四人帮”便在这里大兴土木，加建了两个监区，四百间监房，将这座位于北京西北郊的监狱建成了一座特级监狱，成了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人的一座“据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知识分子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冤狱遍布神州，秦城监狱建成特级监狱便是一个缩影。后来我看到监狱方面整理的一份材料讲道，在对待被关押的老干部时，名义上是“关心生活”，实际上炒鸡蛋时连蛋壳都炒在里面，致使这些老人无法吃菜，只能啃点窝窝头充饥。有的在这里被关押几年之久，还有的甚至被迫害而死，“文革”中这是一座令人不寒而栗的“法西斯集中营”。

“四人帮”被押入秦城监狱

历史给林彪、江青一伙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四人帮”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扩建的这座用来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特级监狱，竟成了关押自己以及林彪手下“四大金刚”的地方。

据秦城监狱的值班记录记载，押送“四人帮”到秦城监狱的秘密行动，是在1977年4月9日零点开始的。

自1976年10月6日晚8时“四人帮”被抓获之后，他们一直被隔离在由8341部队管辖的同一地下工程的不同区段。随着案件的进展，大量证据说明，“四人帮”一伙是一个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

命集团，决定移交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进行严惩。在对其进行审讯前，由部队移交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行动之前，负责押送的部队事先侦察了地形，并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认为秦城附近大都是起伏的丘陵，少桥梁和涵洞，有利于夜间行车。同时夜间行人少，交通不会出现堵塞，易于保密。从时间上计算，从中南海到秦城，汽车中速行驶，将人送到后就返回，来回需要两个半小时。为了不引起人们注意，四个人最好不要集中在一起，而是进行分散押送，这样目标小。分两天时间，来往四趟，到当天的天亮可以完成预定任务。

秦城监狱“迎接”的第一个是王洪文。王洪文是“四人帮”中最年轻的，参加过军，在抓捕的时候也曾本能地进行过反抗，因此将他定在第一个押送。

王洪文押到已是深夜。前后是两辆轿车，中间是押送王洪文的一辆防弹车。押送的军人都是全副武装。

第二个“客人”张春桥是9日凌晨3时到达。他双手戴着手铐，面部毫无表情。

第二天，也就是1977年4月10日凌晨1时左右，江青被“请”到了秦城监狱。这时，监狱门前出现了与前两次不同的情况，站了许多人。这些人有的是监狱接受移交的工作人员，也有的是专门来看江青“尊容”的，看一看这个“文革”中闹得全国上下不得安宁的“红都女皇”的下场。江青下车后伸着两只戴着手铐的手，抬着头，就直朝里面走，根本不理睬两边的人群，脚步走得很快。

两名女狱警将她带到牢房里。这是秦城监狱里一流的一间牢房，有抽水马桶，其他卫生设

施也都齐全。女狱警很快就给江青换上犯人穿的号衣，从此这位“红都女皇”便在这里开始了她的铁窗生涯。

姚文元是最后一个被“请”到这监狱的，一路上同样顺利。

至此，在8341部队隔离监护达一百八十七天的“四人帮”，被全部移交秦城监狱关押。

后来有很多人问我，“四人帮”被关在秦城监狱，那陈伯达呢，此时为什么不将他也关到秦城监狱？”

我说，陈伯达由于身体的原因，这时住在北京复兴路上的公安部监狱医院里，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得先给他看好病，然后才能进行预审。因此押送“四人帮”到秦城监狱时没有押送陈伯达。

1980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将起诉书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中的十名主犯提起公诉。

11月6日，我参加了特别法庭召开的第一次审判员全体会议，讨论接受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移送的起诉书，并通过了特别法庭规则。

11月8日，特别法庭召开第二次全体审判员会议，我同全体特别法庭审判员一起，共同讨论研究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所送的起诉书，并决定受理特别法庭起诉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决定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

11月10日，特别法庭派出书记员，将起诉书副本分别送达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并告知他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人有辩护权，还可以委托律师辩护。

一场世纪审判即将开场。

董小利竟然有个两岁多的私生子

9



围城小新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家境相对富有的善良女孩韩敏嫁给了有志青年——农村凤凰男董小利。韩敏为了爱，把自家的一套住房拿来做了新房。然而，这倒贴的举动不但没有换来相应的理解和感恩，反而成了婆婆变本加厉的开始……

而寒门太子董小利，他贫穷但自尊心异常强烈，他自私却又善于利用妻子对自己的爱占领道德制高点。一个世俗得有些可怕的自私男人，牵着这个真性情的女人的手，在婚姻的殿堂里到底能走多远……

[上期回顾]

我怀孕了，大姑子董小霞到北京来陪我，出了交通事故意外身亡。一天，婆婆接到了董小利的一个电话后，对我的态度就突然发生了变化，令我疑窦丛生……

生活小说

休息了将近一个月，我感觉身体好多了，提出回北京。没想到，从董小利到婆婆无一不反对，我又勉强多呆了一周，第二次提出回北京，婆婆的头还是摇得像拨浪鼓，并且，她对她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天天陪着笑脸。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阻止我回北京？

大家都担心我的身体，还是别有隐情？

难不成北京那边有什么变化？我决定，自己一个人悄悄回去。一回到北京，嘴巴就馋了，我就直奔小区附近的肯德基。

伴着大厅里播放的轻柔的音乐，我惬意地注视着这里，突然感觉眼角掠过一熟悉的身影，我转过头——没错，是董小利！

他不是上班吗？我看看表，离他下班还有半小时呢！

看看这身装扮——一身运动装，还戴着去年夏天我买的运动帽，桌子上还放着墨镜——这身装扮，根本不可能是刚从办公室回来的！

他怀里是一个两三岁的男孩，董小利一手抱着他，一手把鸡翅的翅尖咬掉，然后拿着翅根让男孩吃，幸福地望着男孩笑，小孩子咬一口鸡翅，然后望着他望着对面的女人，哈哈笑笑一阵。

那个穿着小吊带波希米娅裙的女人背对着我，双眸挂在餐桌上，正望着对面的董小利和兴高采烈的孩子。

“爸爸，你吃，妈妈，你也吃……”孩子奶声奶气地招呼着笑逐颜开的好看大人，那孩子笑起来还真的好看，噢？这笑容有几分熟悉。我又望望满目含情的董小利，顿悟，原来，这孩子的笑和

董小利竟有很多相似之处。那眉眼、那脸型，分明就是一个小董小利嘛？我心头的不安愈发凝重起来。

“爸爸不吃，宝宝吃吧。”董小利儿时待我有过这般温情，不是吃一个孩子的醋，而是那眼神那动作，那点滴流露出来的脉脉温情分明是我没有见过的！

看着他们三个有说有笑亲亲热热的幸福样，我恍惚觉得人家本来就是一家子，而且是如此妻贤夫敬子孝和乐美美的一家！

直到看着他们吃完，收拾着推门出去的那一刹那，我才哆哆嗦嗦地摸出手机，我看到董小利把孩子交给那个女人，掏出手机看了看，就走远了一些。

“老公，你在哪呢？”

“加班呗，给我老婆和我儿子挣钱呗，呵呵。”那个女人抱着孩子走到董小利跟前，董小利赶紧捂住听筒和那个女人嘀咕了几句，又在孩子脸蛋上亲了一口，支开他们娘俩后，顺着墙根溜达着走，慢慢地走出我的视线，我站起身，站在肯德基的玻璃窗前，极力平静地继续，“老公，你别总加班，回家吧。对了，晚饭你吃什么，要不你去我妈那里？”

“别别别，我没事，你照顾好自己就行。我这些日子加班什么的都是家常便饭，到餐馆吃点就行了。别麻烦妈了。老婆，你好好休息哦，过些日子，你身体好了，我去接你。”

“好，好……”挨着窗户的地方，空调吹得正猛，而我，由内到外都是冰凉如雪了。

看着董小利挂断电话，又从女人怀里接过孩子，扛在自己肩头上，几乎是连蹦带跳地走了，我也一点点凝固成了雕塑。我的手抖个不停……

8月的北京，闷热浮躁。我麻

木地走着，醒过神来，却发现自己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小区近在眼前，我要回去吗？那里有怎样一个景象等着我？

走到楼下，我狠狠心，拾阶而上，终于站在我家门口，我深呼吸几下，摁响了门铃。

“谁啊？”一个南方女人的嗓音，带着几分不耐烦哗啦一声把门推开一角，只此一角，我就瞥到她那几乎袒露着半个胸和露着整条大腿的小睡衣。

“我！这个家的女主人！”我看不到自己的脸色，但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来，我此刻的表情，应该相当扭曲甚至变形。

“哦！”她依然挡在那道打开的窄窄的门口，望了我一会儿，又低下头，然后，迅速以我没反应过来的速度抽身向内，咣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他妈的！这算怎么回事？我竟被一个穿成这样的女人关在自己家门外。愤怒、羞辱一齐涌向心头，我举起拳头，狠狠地砸在门上，几乎是在咆哮：“董小利！开门！”

门终于开了。我看到董小利一张发黑的脸出现在我面前。

轻轻扫过，我发现他那张脸里有愤怒、有慌乱、有不安、也有丝丝的恐惧……

我就这样，麻木着愤怒着走进了自己的家。

望着自己熟悉的家，望着家里一切的一切，我突然感觉那么陌生。

沙发上凌乱地放着孩子的玩具，那个女人换了一身橙色的运动夏装，正满屋追着到处乱跑的孩子，扭头扫了一眼阳台的衣架，女人的内衣和小利的衣服明目张胆地晾在那里。

我拼命地掐着大腿告诉自

己——冷静，冷静。

我强撑着几乎快要坍塌的身体，捂着隐隐作痛的肚子，重重地深陷于沙发内。

我开始恍惚起来，这周围的一切，这孩子嘻嘻哈哈的嬉闹声，这女人低声训斥孩子的声音，加上董小利阴沉的脸，我怎么感觉自己像是莽撞的误闯别人家的人呢。

“你怎么回来了？”董小利叹了口气，声音很轻，但语气很重。我冷冷地压迫式地盯着他貌似无辜并隐约强压着几分怒气的眼神，突然觉得这个世界简直荒唐得可笑。

这是我的家，不是吗？面对我的沉默，我看出董小利开始有轻微的慌乱。

董小利望了望我，低着头，干咳两声，哑着嗓子说：“韩敏，对不起……”

我沉默。我看到他把脸埋进自己的手里，肩头有一丝轻轻的颤抖，她叫沈丽娟，我们公司上海区的市场部副经理，我们之前真的就是普通的同事……后来，我去上海那边开会，市场部的同事们一起招待华东区客户，我就喝多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就和她发生了……这事过去以后，我们商量好了，大家都忘掉这事，以后谁也不准再提。因为，她那时候马上就要结婚了，而我，心里也只有你！小敏，相信我，是真的。“我嘴角飘过一丝轻蔑的淡淡的笑，他注意到了，‘过年时，孩子摔伤了，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才知道这孩子原来不是她丈夫的。’

我没吱声，等他说下去。

他叹口气，望着我：“她刚跟我说的时候，我也不相信，后来，她抱着孩子来了一趟北京，做完亲子鉴定，才发现，原来真是我

……我的孩子。”

他看我继续沉默，慢慢地从兜里摸出一支烟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接着说：“我本来答应给她抚养费的……但是，那男人坚决不答应，说她要留着这孩子，一定离婚。邱会作，她这样，也都是我害的，都是我的错。丽娟本来要把孩子送到自己娘家，可是她家里只有她妈妈了，她妈妈还有心脏病……只能给我带过来。小敏，我求你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董小利突然跪在我面前，左右开弓，狠狠地扇自己的嘴巴，“但孩子是无辜的，我求你留下他吧。洋洋毕竟是我的骨肉啊，我不让你带，我也不把他放在身边，让爸妈带他就成。他，他毕竟是无辜的啊……小敏，他那么小，他可能什么也不记得，只要我们养他，那你就是他亲妈！丽娟答应了，她以后决不认这孩子，决不来打搅我们！”

“爸妈……爸妈在哪里养这个孩子？老家？承德？”

董小利愣了一下：“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把房子换成两处，我们住一处，让爸妈带着洋洋住另一处——”

“我帮你养爸妈，还帮你养私生子是吧！”我真的气极了，拍案而起，用颤抖的手指指着董小利，“请你把他们母子给我请出去！现在！马上！一刻也不要耽搁！请你也离开这里！这是我的家，我的家！还有，”我气急败坏地指着阳台上沈丽娟的内衣，“你什么心思！”

“好，好……”挨着窗户的地方，空调吹得正猛，而我，由内到外都是冰凉如雪了。

看着董小利挂断电话，又从女人怀里接过孩子，扛在自己肩头上，几乎是连蹦带跳地走了，我也一点点凝固成了雕塑。我的手抖个不停……

8月的北京，闷热浮躁。我麻